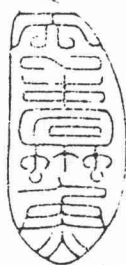


浙东历史文化散论

虞浩旭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浙
东
历
史
章
化
散
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虞浩旭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东历史文化散论/虞浩旭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4.11

ISBN 7-80602-823-4

I. 浙... II. 虞... III. 文化史-宁波市-文集
IV. K29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513 号



浙东历史文化散论

虞浩旭 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2000

ISBN 7-80602-823-4/K·56

定价:20.00 元

浙东历史文化散论

汪清英题



仁人愛物

潤澤全民

朱新夏



祝頌

浙東历史文化散記問世

弘揚浙東優秀

陶瓷文化。

中國古陶瓷研究所

葉文程題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日

弘揚浙東歷史文化
繼承先人創業精神

祝賀虞浩旭同志著

《浙東歷史文化散說》出版

陳炎



九九六年九月
于北京大學

1

青瓷文化

汉晋越窑青瓷明器研究	116
试论越窑发展史上的“黑暗时代”	124
六朝青瓷动物造型的意义	129
唐五代宋初上林湖瓷业发达原因探析	133
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与越窑的发展	141
试论“秘色瓷”含义的演变	146
北方地区出土越窑青瓷及相关问题之研究	152
浙东越窑茶具研究	158
简论上林湖越窑遗址	165
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窑口辨析	168

海丝文化

海上丝路文化:宁波的主体文化	171
我国海洋经济的曙光	174
——论河姆渡原始海洋渔业及其意义	174
试述浙东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舟船遗物及相关问题	182
从出土文物谈浙东造船历史	190
从宁波出土长沙窑瓷器看唐时明州港的腹地	199
从天一阁藏三方南宋石刻谈与华侨移民史相关的几个问题	203
试论唐宋元时期明州港的瓷器外销及地位	208
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	216
应重视明清海防遗址的研究	228
明初宁波抗倭防御体系概述	230
明州港研究的重要成果	237
——评《海上丝路的著名海港——宁波》	237

其他

试论河姆渡稻谷发现的文化学意义	239
宁波市博物馆事业建设刍议	249
艺林泰斗赵叔孺述评	257
浙东书风的开创者——梅调鼎	269
叶恭绰的书法艺术	271
承上启下的钱罕和浙东书风	276
试析宁波工艺美术的造型特征	279
试论月湖文化的内涵(提纲)	287
发掘月湖文化内涵 弘扬月湖文化精神	290
后记	292

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是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不平衡，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和民族特性。把宁波作为文化地理学上的一个“区域文化”，其文化范畴是存在的。笔者在查阅有关宁波藏书文化的文献资料时，深感宁波藏书文化地域性特征的明显存在，现加以初步的概括，尚不成熟，权作抛砖引玉。

一、名楼迭出 私家为主

自宋以来，宁波藏书事业勃兴，其原因，本人已有专门论述。^①在宁波的历代藏书事业中，以私人藏书为主，书院、官学藏书为辅，名楼迭出。北宋时鄞县的楼郁和陈谧、丰稷，声名颇著，开宁波藏书风气之先。进入南宋后，出现了两大藏书家，攻媿主人楼钥居月湖之南，楼曰“东楼”，史守之居月湖之北，楼曰“碧沚”，人称“南楼北史”。全祖望《湖语》有“藏书之富，南楼北史”之语。宋亡后，浙江文物陡衰，元代省内藏书之家殊鲜，唯宁波胡三省石窖藏书、袁桷东轩藏书独领风

骚。尤其是袁桢“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不仅甲于浙东，钱大昕《抱经楼》曾谓“清容袁氏，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至明代，宁波藏书日趋繁荣，现享誉宇内之一阁自不用多言，他如丰坊之万卷楼、袁忠彻之瞻衮堂、范大澈之西园、陈朝辅之四香居、陆宝之南轩，无不远近闻名。至清代便达鼎盛，名楼接连而出，黄宗羲之续钞堂、郑梁之二老阁、冯云濠之醉经阁、万斯同之寒松斋、全祖望之双韭山房、卢址之抱经楼、徐时栋之烟屿楼、陈励之运甓斋、蔡鸿鉴之墨海楼、董沛之六一山房、郭传璞之金峨山馆、沈德寿之抱经楼等，都时负盛名。民国以来，余绪不绝，后起之藏书家有张寿镛、张之铭、冯孟颀、朱鹼卿、童藻荪等名家。总观宁波历代藏书名家名楼，洋洋洒洒，不绝于史，书香有续。

二、藏书世守 代有传人

宁波自宋室南渡以后，“多世家旧族，是故收藏之风蔚起”，这在拙文《南宋浙东藏书事业勃兴原因探析》中已有所述，^②这里再就甬上藏书家的世守思想再作一番论述。

正如徐雁先生所指出：“历史中国的私家藏书，因为它的封建制下的私人占有性，便同藏书家的家庭发生了密切的关系。”^③中国的大多数藏书家，都寄厚望于子孙，希望他们能珍守并藉以成名成家，维系书香。唐代的藏书家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后知圣道。”宋代的藏书家宣称：“吾聚书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矣。”明代藏书家则说：“菲饮食，恶衣服；减百俸，买书读。青籍业，教儿孙；继书香，尔当勛。”清代藏书家又有一书：“积书十万卷，子孙日夕取求焉，终其身用之不尽；更传诸若子若孙，数十世亦不能尽也。”

因此,藏书世守思想在各地各代的藏书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在宁波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藏书数代相传的也便特别多。位居南宋甬上四大家族之首的史家,自史浩治第于月湖建阁以奉两朝赐书以来,“子弥大、孙守之世掌其业”;宋代袁韶贮书堂,“子似道能继其业”;甬上藏书第一家、北宋陈谥,“子禾继之,禾子曦复为藏书记,以期其后勿坠素业”;南宋王应麟汲古堂藏书,其子昌世、其孙厚孙、宁孙均能继承,“世有人焉”;元代藏书甲于海内的袁桷乃“承曾祖韶、祖似道、父洪三世之业”而成;明代丰坊万卷楼藏书则肇始于北宋丰稷,南渡以后历元迄明代有闻人,收藏愈富。而范氏天一阁,自明嘉靖间建阁,至1949年,13代人薪火相传,绵绵不绝,成为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神话”,更是甬上藏书家藏书世守思想的一个缩影。

三、学人藏家 一身二兼

私人藏书,各有目的,因而也就有了对藏书家的分类。明代胡应麟最早将藏书分为“好事家”和“赏鉴家”两类。清人洪亮吉则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即学问之本也。”^④宁波的藏书家,更多的是除掠贩家以外的一种复合型的藏书家,也即学者型的藏书家。宁波著名的藏书家,如宋代的王应麟、元代的袁桷、胡三省、明代的丰坊、清代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徐时栋及晚近的张寿庸、冯孟颀,无一不是大学问家,“收藏之家,多为一时硕学”,尤其是浙东学派更具代表性。

浙东学派自黄宗羲始,大家辈出,均致力于收藏和治学,几乎无一不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们的学术成果,无一不与藏书有密切的联

系。以黄宗羲为例,他的藏书宗旨是“当以书明心,毋玩物丧志”,因此全祖望指出:“太冲先生之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名藏也”,“先生之藏书乃先生之学术所寄”。^⑤黄宗羲先生不仅开创了浙东学术之风,也倡导了藏书与治学相结合的新风,加强了藏书和学术的纽带关系,并使之成为一种传统。太冲先生之前,这种风气当已存在,先生之后,始成气候,藏以致用的目的更加突出,成为甬上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现今研究藏书文化,论到藏书和学术的关系,多举浙东学派为例,如《清代藏书楼发展史》、《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可见宁波藏书文化中学者藏书一身二兼特色之浓。

四、留意桑梓 集刊文献

笔者在《南宋浙东藏书事业勃兴原因探析》一文中曾指出:“纵观历代藏书家,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收藏是他们藏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⑥宁波的历代藏书家,尤好留意桑梓,集刊文献,试以几例述之。史学大师全祖望“于里中掌故考索尤勤”,其藏书楼双韭山房“所藏典籍也以是类为备”。其《鲇埼亭集》曰:“四明志乘以吾家为最备,自胡尚书宝庆志、吴丞相开庆志、袁学士延祐志、王总管至正志、李孝廉永乐志、杨教授成化志、张尚书嘉靖志,无一佚失,足以豪矣。”张制使乾道志为四明最早之志,全祖望购之不得,后见天一阁《四明文献录》全引其书,乃为之狂喜,“钞而出之”。可见其热爱乡邦文献之一斑。稍后的藏书家卢址,其抱经楼所藏也多为四明文献,以致乾隆年间,县令钱维乔纂修县志时“多采择焉”。晚清浙东著名藏书家徐时栋,好古绩学,购致异书千百卷,庋于二楼,每遇乡邦著述,往往不惜重资,以至于书贾专搜先辈遗集辐辏其门,断壁零珠聚为渊薮。

如徐时栋曾校刊《四明六志》，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考异订讹，著成《四明六志校勘记》30卷，又辑有《四明旧志诗文钞》等，为保存四明文献出了大力。宋元《四明六志》成为今天研究宁波地方史和地方志的宝贵资料，受到普遍重视。另外值得一书的还有张寿镛和他的《四明丛书》。张寿镛（1876~1945）自20世纪30年代起致力于搜罗编辑宁波地方历史文献的工作，其博采约收，历时十余年，汇编成《四明丛书》共8集。《四明丛书》全书凡184种，1184卷，搜罗之广，卷帙之巨，为全国乡郡文献中所罕见。全国解放后，《四明丛书》全部雕板捐献浙图，后由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对保存浙东学术的文献资料作出了很大贡献。以上爰引数例，足证甬上藏书家喜好乡邦文献、集刊乡邦文献之特征了。

五、嗜书如命 聚书矻矻

自宋以来，藏书成为甬上文人的—种风尚。考察宁波历代的藏书家，可以发现他们身上一脉相承的—种精神，即嗜书如命，穷日夜孜孜矻矻以收集图书。这种精神成为宁波藏书事业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因。抄书便是一例。在古代书籍较难得到的情况下，抄书成为聚书的重要手段。宁波的藏书家为了藏书都乐于甘于抄书。宋袁韶贫时乃“手自钞书”，闻达时，对于不能得到之书，则“自中秘及故家传录”。宋王应麟尤好书，每入秘府“必手录以归”，其子王世昌因所蓄之书毁于火，乃“露抄雪纂，至忘寝食”，而复旧观。范钦侄子范大湖“尤嗜钞书”，家养书手二三十人，日日抄书，每见人有写本未传者，必苦借之，抄而藏之，使其所藏几与天一阁相埒。史学大师黄宗羲续钞堂

藏书,有相当部分“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履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晚年益好聚书,所钞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①学者全祖望其家藏书也“多由其祖父及手钞而得”。可见宁波藏书家所藏之书有相当部分为抄本,他们为藏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宁波藏书家的另一种可贵的精神便是面对挫折坚忍不拔,矢志不移。中国古代藏书家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藏书,其生命是脆弱的,一遇天灾人祸,往往毁于一旦,这对嗜书如命的人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宁波历代的藏书家,勇于面对残酷的现实,敢于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晚清的徐时栋便是一位颇具典型的代表。徐时栋初住月湖,名其书楼为“烟屿楼”,藏书达六万余卷。太平军入宁波时,或被窃,或被焚,所剩寥寥无几。1862年,他迁居西门外,另起炉灶,重新访求散佚,整理旧编,积四万余卷,藏于城西草堂。不幸的是,次年城西草堂失火,所有藏书付之一炬。徐时栋先生藏书两遭厄难,其痛如何,我们不能想象,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很快从废墟中重新站起,又投入到访书、理书的生活中去,并建水北阁继续藏书。徐时栋先生这种百折不回、痴心不改的精神,是宁波历代藏书家精神的代表。也正因为有此精神,宁波才成为今日全国现存藏书楼最多的地区。

通过以上阐述,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已得到初步揭示。笔者相信,这将有利于对宁波藏书文化的总体把握,对于方兴未艾的藏书文化研究活动将起到积极作用。

注释:

①②⑥拙作:《南宋浙东藏书事业勃兴原因探析》,见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③徐雁:《秋禾书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④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

⑤⑦全祖望:《鮑琦亭集》

(原刊《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7月版)